

纪念名医王孟英诞生180周年座谈会发言材料

摘 要

纪念海宁晚清名医王孟英先生

海宁市中医院 朱炼之

海宁王孟英先生，是晚清著名的医学家，但在《海宁州志稿》中，对于他的生平事迹记载，略而不详。1982年，浙江省中医学会与海宁中医学会联合举行了一次“王孟英学说讨论会”，荟萃了王孟英的生平和学术成就。值兹海宁市政协举行王孟英诞生18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，我谨代表中医学会将王氏生平事迹简介如下：

王士雄（1808～1868？）字孟英，号梦隐，别号半痴山人，世居海宁。王氏十四世祖曾迁居海盐水北村（石泉乡水北村），十九世祖，复迁回海宁原籍，乾隆年间，因遭海啸的灾害，王氏曾祖父学权公携祖父永嘉公及家眷搬至钱塘（今杭州西南部分）定居，后来王氏父亲廷仓公就娶于杭州，生王氏兄弟六人，因三人夭亡，故王氏排行第四而字孟英。王氏三世业医，曾祖父学权公尤精于医道。

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，王氏生于浙江省钱塘县，道光元年（1821）士雄年十四，父病故，《归魂录》并言有“埋恩先君以四十九岁弃诸孤”之句，故知王氏父死于四十九岁。

王氏曾由金履恩介绍去婺州（金华），佐理盐务，业余究心医学，《归魂录》载：“余失怙后，蒙金履恩丈提挈，馆其地将十载。”

据此，可知王氏在金华居十年之久，己丑（1829）受宣娶徐氏，时年24岁。后王氏离婺寓居杭州。

癸丑（1853）春太平军攻克南京，至咸丰五年（1855），王氏意料杭城将有兵灾，又因“省会食物皆昂”，“非寒士所宜久居”，便产生了归籍之思。乃通过友人管芝山找到海宁路仲，租得朱姓旷宅，于是全家就定居下来。王氏在著作中说：路仲“地既幽僻，俗亦淳良，小有市集，颇堪栖隐，距海较远，水患无虞”。王氏常隐居行医，故以潜斋，因又称其居曰：“潜斋”。

辛酉（1861）秋，因杭垣为太平军占领，海宁形势严峻，王氏乃携妻孥栖身于濮院，当时王氏已五十四岁。

同治元年（1862）霍乱流行，王氏及良友爱女皆死于斯疾，乃重订《霍乱论》（初稿成于道光十八年）于上海，（可见王氏栖身濮院，后又奔走于外，故王氏自题住处曰：“随息居”，自号“随息居士”，更字梦隐。王氏最后病死于沪寓。具体卒年不详（一说为1865年，又一说为1890年）。

王氏生平著述甚富，今所传者有：《温热经纬》、《霍乱论》、《俞氏古今医按选》、《潜斋简要方》^{“附利川集”}、《鸡鸣录》、《圣济方选》、《言医选评》、《随息居饮食谱》、《潜斋医话》、《蓬窗录验方》、《急治喉痧要法》等。

医案有：《回春录》、《仁术志》（总名为：“王氏医案正续编”）。最后数年之医案曰《归砚录》。

上述著作，刊行于世者，有《潜斋医学丛书》与《潜斋医学从书八种》之分，在以上两种丛书里，还有《柳川医话良方》、《妇科辑要》、《重庆堂随笔》、《医砭》等等。

王氏著述中，对医学上有伟大贡献者，首推《温热经纬》一书。王氏处方用药，渊源于叶天士，而灵巧敏锐，竟有叶氏所未逮者。

从王氏《归砚录》中看出：王氏“泛于江，浮于海，荏苒三十一年”，在清溪（路仲）时，仍“不悬圭，不受函”，他生活清贫，但心存恻隐，为人治病，遇重病症，决不推诿。他说：“我肠最热……”，“吾肩劳任怨，竭心竭力以图之”。所以凡经孟英医治，起死回生者，不可胜计。由此可见王氏具有医术超群，并有高尚的医德医风。

今年市政协举行座谈会，纪念先生诞生180周年，目的是继承发扬前贤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所作出不朽的贡献，以激励我市乃至全省、全国的中医师和文史工作者们，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借鉴之，提高之。

1988、11、19、

王氏生平及主要学术成就

袁花中心卫生院 李伯龙

王士雄，字孟英，清嘉庆13年（1808）生于浙江钱塘（今杭州市）。

王氏出身于医学世家，自曾祖父学权至父亲昌已三世为医，至王氏已是四世。^德

王氏远系出安化（编者按：王氏祖籍盐官，为南宋安化郡王王

言之后代），自南宋以历元、明，故王氏籍贯应从海宁而不从槜地。

道光元年（1821）王氏年十四岁失怙，此前倍受家学熏陶。其父临终遗言：“人生天地间，必期有用于世”，成为王孟英立志献身医学的原动力。

同年，王氏由父师金履恩介绍去婺州（金华）佐理盐务，业余究心医学，其刻苦钻研神精达到“焚膏继晷，乐此不疲”的程度，同时为人诊治。一生成就，实和在婺十年打下的扎实基础不能分开。

道光十年（1830）王氏寓杭，为人诊治。间亦“游吴越间”行踪无定，并和沪杭名医顾听泉、许卿等相善，医名更著。此时他完成了最重要的著作《温热经纬》。

咸丰五年（1855），王氏在友人帮助下归籍海昌北乡泽溪（今我市路仲），生活动荡，环境艰苦，仍坚持行医写作。其精神与毅力令人惊叹！

王氏晚年栖身濮院（桐乡县）往来于沪杭间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霍乱在江浙一带大流行，王氏良友、爱女皆死于霍乱，应好友之请乃重订《霍乱论》于上海（申江黄浦西），此后情况不明。关于王氏卒年，尚缺资料证明，有“1866”、“1890”、“1868”诸说，目前以《浙北医学史略》所载：“嘉兴已故中医张文冲述其祖昔居泽溪，曾亲睹孟英。其人清瘦不伟、好学不倦。享年六十一岁，卒年当为1868年”较为合理。

王氏学术成就，首推《温热经纬》一书，是书以轩岐、仲景之文为经，叶薛诸家之辨为纬，择昔之善者而从之，附以己见，且多有发明，为温病学医书中的佳作。王氏在该书中的主要创见是确立温病二大辩证纲领，把温病概括分成伏气和外感二大类，对传统的

病作了进一步的阐述，并以他的丰富医疗经验为依据，补充丰富了叶、薛诸家的学说。他认为病起自里出表，言之无文。病初由表而心烦热，即投清解营阴之药，立邪从气而化，言之始渐平，然后再清其气可也”，以症状来说明伏邪温病的传发规律，使后人不致为无穷的变化所迷惑，确有很大的实际意义。

王氏的《霍乱论》是前人无霍乱病的情况下写出的。他在不否认霍乱有寒、热二证之分的前提下，重点强调了“热霍乱”的理论，并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他所创制的蚕矢汤、燃照汤、驾经汤等方剂，均为治疗霍乱的有效方剂。自1820年真霍乱由印度传入我国后，王氏的热霍乱理论和实践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，从而和“贤所指的霍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。

王氏临诊重视辨证施治，师古而不泥古，用药清灵见长，提倡食疗治病，很多地方，直到今天，仍有很大的实用价值。

王氏不唯操术精湛，而且著作甚丰，医德感人，今天仍可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王孟英学术情况简介

海宁市中医院 王荣祖

王孟英作为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，具有丰富的医疗经验和独到的诊治技术。他的著作现存有《潜斋医学丛书》十四种以及《温热经纬》五卷。其中《温热经纬》搜集多种温热病著作，以《内经》，张仲景等之说为经，以叶天士、薛生白、陈平伯、余师愚等之说为纬，经纬交错，汇集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温病学说的大成，辨

别温病的伏气和外感，内容丰富，是学习温病学必读的参考用书。《温病经纬》可以说是中医发展史上关于温病学说的成熟之作。在温病学说形成之前，伤寒义广、温病义狭；温病学说形成之后，温病义广，伤寒义狭。王孟英对伤寒与温病的关系，作出了合乎科学实际的结论，推陈出新，使中医的温病学说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。

在这本书中，根据《内经》和《伤寒论》的观点，提出把温病分为“伏气”和“新感”两大类。王孟英根据前人学说《内经》：“冬伤于寒，春必温病”，结合自己经验立论，“感而即病者为伤寒，不即病者为温病”，使祖国医学有关外感热病的发病学说日趋完整。

在《潜斋医学从书十四种》中，流传较广、影响较大的是《霍乱论》。《霍乱论》问世之前，凡治霍乱吐泻之症，大多用辛温香燥之剂，此对霍乱之属于寒湿型者固宜，而对于霍乱之属于湿热秽浊或阴虚型者，则非但无益，而且有害。王孟英提出了治疗霍乱应分寒热，由于《霍乱论》对寒热二症辨析甚详，用药亦随证施治，使后学者有所遵循，这是《霍乱论》的一大贡献。

在《潜斋医学从书十四种》中，对后世影响大的还有《随息居饮食谱》、《重庆堂随笔》等。

《随息居饮食谱》是王孟英晚年撰写的一部营养学专著。书中对水质的清洁、素食的好处、食疗的作用、忌口的内容等都作了详细的阐述。这是适合我国国情民情的一本好书，近年已重新出版。

《重庆堂随笔》是王氏曾祖父朱元立遗著，后经王氏四代补笔。王孟英不少学术理论和辨证用药经验均渊源于此，对六气、

虚劳、病案、方剂、医案等分别立论说明，为后学者提供了学习、借鉴的有用经验。

总之，王孟英在完善温病学体系，研究霍乱防治，提倡食疗治疗法，参订前贤遗著，搜集有效验方等方面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的贡献。不愧为清代著名温病大家，其学术精华流传于世，影响至今。

今天，我们纪念王孟英就是要通过对他的医学生涯的回顾，学习他的刻苦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医德医风。

王孟英对妇科的贡献

谈桥乡卫生院 吴瑞康

王孟英以温病大家驰名遐迩。他精通温病，擅长杂病，学验丰富，辨证精细，施治果断。而对妇科亦深有造诣。他在《潜斋简效方》、《四科简效方》及《王氏医案》中保存了数量可观的妇产科简验良方与验案，在对沈尧封《女科辑要》的评注中也体现了他丰富的妇产科经验。

一、论治热入血室，见解卓然

热入血室，语出于张仲景，《伤寒论·辨少阳病脉证并治法》和《金匱要略·妇人杂病脉症并治第二十二》中皆有相同论述。然仲景之文词短语简，笔意含蓄，致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莫是非，看法不一。

王孟英在《伤寒论》的基础上，对热入血室提出了新的见解。他把温邪热入血室归纳为三，他说：“如经水适来，因热邪而入而

搏结不行者，此宜破其血结；若经水适断，而邪乃乘血舍之室以乘之者，宜养营以清热；其邪热传营，逼迫妄行，致经来当期而至者，宜清热以安宫。”王氏将温病、内科杂病和妇科治法贯通，在热入血室的治疗上弥补了仲景的不足。我在临床中，对急性盆腔炎患者，按照王氏经验，以清热解毒，凉血活血或清逐瘀热治之，常可获得较好的效果。

二、经产顾阴，反对执“产后宜温”陈观

王孟英说：“药之治病，犹兵之戡乱也。所谓用药如用兵，无病而药是攻武也”。王孟英是温病学家，特别重视故护阴津，擅长甘凉，反对滥施温燥。王孟英对有些医生一味相信产后宜温，不论病证，皆用辛热灼益其火所造成的故事，深为痛心疾首，指责这是“执死书而治活病”。他在治疗产后病中本着“勿拘于产后，也勿忘于产后”的原则，坚持辩证论治。

王孟英还对世医滥用生化汤提出批评，责其不可一概以通，不可一概以温。他说：“本方传于越王钱氏，自景岳采入八阵，遂致流布四海，人之阴受其害者数百年矣。”生化汤于产后血虚而体寒者固为妙法，而^{虚寒}之人或并感温热之气者切不可误投生化汤。这确是经验之谈。

三、妇科顽疾、从痰论治

阅读王氏医案，可发现许多以治痰取胜的案例，具有于无痰处治痰的特点。他认为“温补滞气，气阻生痰，痰阻气机升降失序，是以诸病作也”。

张养之令侄女案即为例，王氏认为月经愆期，病由安坐不劳，以致痰气凝滞，经隧不宣。法以豁痰流气，勿投血药，经自流通。

王孟英擅长用益饮六神汤（石菖蒲、胆星、连翘花，茯苓、桔红、半夏）治妇科病症。他说：“凡产后恶露不行而唇舌淡，多属痰饮，不可误投攻补，此汤最著神效”。他用上^清治愈姚氏病妇。他还用该方合小海胸汤，竹沥调服牛黄至宝丹，心下外涂苏合丸，使陆氏^患妇涌出痰涎而昏迷始苏，续以前方调万氏牛黄清心丸下疾矢始愈。

王孟英在妇科领域中有诸多发据，他对妇科的论点，持论允当，切合实际，他的临证经验十分丰富，可师可法者很多，值此纪念王孟英诞生 180 周年之际，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好、继承好祖国丰富的医学遗产。

纪念王孟英诞生 180 周年

海宁市中医学会 俞儒馨

王孟英名士雄，别字潜斋、半痴、梦影。清道光、咸丰年间浙江海宁人，曾寄居杭州。从他祖父起，就以医为业。幼时家贫，刻苦自励，博览群书，尤精医学，稍长，即以医为业。咸丰年间，迁居上海。是时正值温疫流行，经他治疗多救活。因此有名江南，是继叶天士、薛白生、吴鞠通以后温热派有名的医家。他的医学著作很多，有《温热经纬》、《霍乱论》、《王氏医案》、《潜斋四科（内、外、女、儿科）简效方》、《潜斋医话》、《随意居饮食谱》、《归田录》等，计十余种。

王氏在诊断疾病时，着重中医诊断的望、闻、问、切四法，而且临证主张应该以“慎问慎思而明辨之，庶免臆测，无误之弊。”的态度，从脉象的实、弱、弦、滑、数、乱来断定疾病属于急性、

慢性特别善用诊，从舌本的绿色、紫色、蓝色和舌苔的白、黄、黑来决定是属于寒证或热证和表证或里证。对于热性疾病患者的内热未清，即使表面看来是寒，也不能骤下，所以说“故治之之道，最忌补滞壅滞之品，设误用之，则邪得补而愈炽，浊被壅而愈塞，耗其真液之灌溉，阻其正气之流行。耗液则出艰，气阻则觉冷；大凡有形之邪，皆能阻气机之周流。”并且着重轻取之法，在临证治疗时，充分地运用随证治疗的原则。

在处方时，王氏很注意用药。他曾说患者“死于病者十之三，死于药者十之七。”因此除了尽力地运用 随证医疗的原则之外，并不拘泥成方，他认为：“病因体异，难执成方。”遇到特殊病证的患者，必须出以特别疗法，所以在“既患孩人之病，必服孩人之药，”的说法。不仅在处方施药上说明药物配伍的君、臣、佐使的关系，特别注意灵活地使用药物。

一、用药以清灵见长：

王氏治温热病，法宗叶、薛、吴；杂病取俞嘉言、朱丹溪等医家，取百家之长，以为己用。并且强调人无一定之病，病非一法可治，无一定之用，贵在随机应变。所以临证处方，先议病后议药，根据病机，权衡寒热虚实，表里出入，特别讲究枢机气化、升降出入。他善用轻清流动之品，驱邪而不伤正，扶正而不留邪，总是恰中病机，收到满意的效果。

如治陈姓小儿发热、肢搐，儿科医生给予惊风药，遂致神昏气促、汗出无津。王氏诊之曰：“暑也。令取蕉叶于泥地，予儿卧睡，投以辰砂，六一散加人参白虎汤合荷花露，一剂而愈。

又如治郑某吐血盈碗。王氏诊之，右关脉洪滑，自汗、口渴，稍一动摇，血即上溢。王氏予以西洋参、白虎汤合大黄炭，一剂

止。此以白虎汤为主，配以西洋参甘寒清热生津，大汗后清火止血，用药遣方，新切不浮，决不见血，止血，处处针对病因。

又如治石董卿感案，他医投柴葛温散，热势渐退，复热之后，热势更甚。王氏诊之，先以栀子、豆豉、黄芩、黄连清解其升浮之热，待邪归胃腑，脉见沉实而滑，而用承气下之。患者服次方后，第二天果然大热、大汗、大渴引饮。王氏曰，此腑症行而阳明经热显，予以竹叶石膏汤二剂而安。此案例充分体现了王氏治病辨证准确，立法精辟，处方熨贴，用药精巧的特点。

二、重视辨证：

王氏十分^{重视}辨证的准确。“每临一证，息心静气，曲证旁参，务有以究乎病情之真而已”（见杨照霖之序言）当时有些医生治病，因循守旧，常有误诊病例（温补药误者为最），经王氏之手而沉疴得起。这类情况在医案中屡见不鲜。如诊治石诵义案，暑热留肺，且不为药误所动。他遵叶天士“温热虽久，在一经不移”之旨，以^脉作为辨证依据，坚定不移为暑热，仍在肺经气分。说服病家，解除恐惧心理，果断投以白虎汤合西洋参，辅以清热化痰之品，最后改以甘润生津，调理而愈。

又如治孔广恩久患泄泻，他不拘泥于“便泄不食而畏滋腻”之训，见舌黑气短，自春至冬，久治不效，投以肃肺清心^兼肝肾之法，果得疗效。

以上这些例子，充分体现王氏临床经验的丰富和细心负责的医疗作风。不愧案中所誉“孟英临证之^妙照神”，“古镜照神，是有真宰；明漪绝底，如见道心”，足为我们后学者的楷模。

1988年12月

~11~